5563.8
8241
v.9

附錄

桐溪集

九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桐溪先生文集附錄

桐溪先生行狀

曾大父司圃署別提 贈司憲府執義諱玉堅

大父 贈承政院左承旨諱淑

父成均館進士 贈吏曹參判諱惟明號嶧陽先生

母貞夫人晉陽姜氏將仕郎諱謹友之女高麗國子博士啓庸之後也

公諱蘊字輝遠姓鄭氏其先本八溪郡人始祖光儒侯諱倍傑光儒侯子孫昌大多達官貴人今八溪之鄭皆祖光儒侯高麗時有爲左散騎常侍者諱習仁以直道顯事在麗史本傳七世至嶧陽先

東186939

生先生嘗受業於葛川林薰先生今嶧川有鄉賢
逸民之祠公嶧陽先生之次子也明 穆宗皇帝
隆慶三年我 昭敬大王二年己巳二月六日公
生于咸陰縣嶧洞里自孩提有識事父母必承意
順適一如成人之行旣就學勤苦自力慱讀經史
行業日修十五六時法度已成好危坐對卷終日
先先生隱居教授弟子日進皆莫之先也初見葛
川先生名益賢先生教訓有法未嘗崖異以為
驚俗之行故公為學事親順而文友悳樂與人為
善而臨事峻正鄉人父老皆敬憚之我 昭敬大

王二十五年有倭寇兵革大起後四年先先生没
哭泣幾滅性雖在奔竄流離中持喪之節未嘗少
懈既卒喪亂離未定事母夫人身親鄙事以供奉
養暇則讀書樂從當世之名人達者嘗遊月川寒
岡之門而初鄭仁弘持重名於南州接引江右諸
生號為來庵弟子而繩墨嚴功公亦嘗師事之後
上書梧里李文忠公深相識三十四年舉進士其
明年以行誼被薦又明年鄭仁弘攻柳永慶得罪
公從草野上疏訟之時有臨海君上變事公抵仁
弘書言臨海謀逆未著力陳全恩事又論朋黨偏

私之獘臨海君竟殺死而獄成仁弘反有力焉時
縉紳已有全恩之說而反目之曰覬覦王室大臣
杜門賢者屛跡矣廢主元年己酉除光陵叅奉不
就後年又除奉慈殿叅奉秋別試及第辛亥二月
除侍講院兼說書辭去秋又除兼說書尋復以說
書召命再至乃入謝其十月陞司書後月還司諫
院正言是年昌德宮成移御未久有妖言以新宮
不利於上將還居慶運宮群臣皆曰不可惡無辭
時兩宮已有間　太妃尚留慶運宮辭以問寢實
欲留居之公力爭言觸忌諱斥爲鏡城判官自光

海以來用事者日以威福制人士大夫皆苟容於
朝諛佞成風無謇謇敢諫者及公以直言貶入擬
之鳳鳴朝陽鏡在絶塞窮北之境去王化甚遠邊
帥皆武人率多麁悍不法民多怨又前年北路大
浸鏡尤甚公近臣一朝左遷常退讓無矜氣事主
將有禮而御吏臨民曲有恩信賑窮乏革弊政其
民大蘇以　先王嘗欲易世子廢主旣得立以爲
大臣謀其事心德殺柳永慶於是李爾瞻等亦自
以爲功力誇矜論功賞公亦嘗力言鄭仁弘得罪
事以故卒有召命爲掌樂院僉正自以無功上疏

辭之爾瞻慍言曰此其意以勳盟為不久也公以
為徒無益乃止時大獄繼起人人重足仄目雖牛
馬之盜辭窮望幸者以告變或得恩澤於是有死
囚上變言金悌男欲擁立永昌日夜為謀獄詞滋
漫縉紳大陷於是用事者造為辭說以永昌一則
曰奇貨一則曰禍本爭言必殺以為功公見爾瞻
曰孺子之無知而尚有謀叛逆者乎且聞 大妃
日夜憂泣恐不得偕死萬一不幸諸公尚有辭於
他日乎爾瞻厲聲曰亦且并廢 太妃誰復有不
可者也怒欲起公笑曰毋起我且去矣遂絕公盖

見世道危險蹤跡益踈欲以微故去嘗於朝會犯憲令得劾罷奸臣既執國柄時事日亂公鬱鬱欲一言感上意以為徒取禍無益且念大夫人在嘿嘿常自傷一日侍大夫人具白其所欲畫者大夫人曰勉之毋以老母故變其心公喜甚時公遊居已累月時議益非之不得已一至都下而歸其月除成均館司藝以疾不就冬又除侍講院弼善居講院月餘不與時議相俯仰尋遞付副司直彼嚙怒日深搆煽萬端指為黨逆日夜陰察其所為前年永昌既禁閉江都二月使府使鄭沆陰殺之聞

者莫不憐悲其死於是公乃上疏極言幼穉實無
謀叛狀鄭沆迫之令死此殿下假手於麁悍之武
夫也不殺鄭沆殿下無面目立　先王之廟庭也
請追復爵位許以禮葬布告四方臣庶以昭殿下
友愛之本心又曰㼁已死殿下於　大妃復何疑
間之有如有姦細之徒交搆兩宮者宜付有司治
之以大罪殿下亦宜恭爲子職務得　大妃之懽
心頃者鄭造尹訒丁好寬等首發廢母后之議以
圖其身之富貴爲人臣是可忍也請罪此三人者
以正三綱五常之道疏凡累百言疏出莫不失色

或有感激流涕者廢主大怒下政院以凶疏不沮却上達承旨主納者先罷而餘並推考於是三司請安置絶島廢主曰往者故相李德馨上劄無大失言而三司請按法今鄭蘊上疏其言大不道而以安置科罪無君護黨如是甚矣三司請按法廢主雖甚怒而惡殺諫者名故令諸大臣雜議必欲假群議而殺之也右議政鄭昌衍獻議爭之而原任大臣李元翼沈喜壽等皆以為不可罪而時適有大禮大臣持之即不鞫以故禍少弛然時議益慫論之以大逆又令館學生徒等上疏請罪而鄭

仁弘亦上劄以為其言不道必毋赦以礪群臣之
為異議者云廢主乃大悅欲庭鞫領議政奇自獻
曰鄭蘊不過狂妄無他罪不可鞫也廢主怒謂曰
然則欲不鞫乎曰不可廢主曰且不問乎曰不可
且曰此非叛逆大罪姑徐之右議政出仕然後議
之廢主不得鞫猶按問然後復繫之至七月復按
問命安置濟州之大静公自三月逮繫至七月始
出獄縶械已經春夏鏡父老聞之嘆曰此前日吾
賢宰也民賴其賜甚厚義不可負也来助患難湖
南儒生宋興周等亦上疏言無罪時直公者皆被

譴而陷公者接跡得顯仕爭相媒孽危禍日迫而公未嘗憂嘆咨嗟常自若及庭訊廢主盛怒以待左右皆懼公辭氣不亂慷慨愈切鄭沆亦對獄惶怖失次既出遣人謝之曰憂恨發病死丁好寬見其疏深自恨曰吾爲罪人矣日縱飲不食病醉乃死大靜極南海中窮島自京城至海南千里自出獄幷日迫行六日到海南候風十九日海中阻風又三十八日乃得達邑最地濕卑下多蟲蛇毒螫自春夏之交或淫雨連月或盲風毒霧一日異變或窮冬不寒或盛暑不燠風氣與中土絶殊公㞐

咄曰宜負罪者居之自號鼓鼓子公既得罪而用事者益怒日令三司館學論之不已其九月焚其疏於闕下削名盟府李彥英姜大遂皆以論列得罪吳長指爲黨人謫死朴明樽禁錮南士一言及寃者皆抵罪於是江右横議皆主仁弘公既不悅於仁弘爭付者益激爲禍人人反目其後果有廢母后事奇自獻知不可獨爭請廣收群臣議竄北邊於是宗室貴臣多竄逐而竟不得逞號曰西宮而已修撰尹知敬自公得罪固不肯仕飲酒酣歌托於佯狂公拘囚海島苦心勵行操守益堅時宋

象仁李瀷皆得罪遷謫至此宋象仁彈碁李瀷學
琴以暢其壹欝而公常讀書於是訂經史摭前言
上自殷之末世下至南宋其間聖人賢人之困厄
憂患心危慮深不失其正者凡五十有九人輯爲
德辨錄以自省又作元朝自警箴以囚徒日給廩
粟苦不繼令僕隷日傭賃取資天啓三年三月
上克大難釋公爲司諫院獻納前時永昌之獄
大妃家旣族滅母盧夫人流濟州没爲官婢至是
召迎其奉使者來而具言其事且勞苦曰盡一日
撤棘以自便乎公辭不得命見有　旨然後乃出

公居園籬十年嘗作園籬望北寺詩白雲之歌聞者悲之既出鬚髮盡白涉海乞先就老母時大夫人年已八十餘矣見者莫不感歎泣下而大夫人曰今日乃得見吾兒耶執手笑與語不一見遠別悲思之色人賢之曰有是母然後有是子五月以司諫入謝曰進言曰禮悼與耄雖於其身親犯其惡不加刑焉鄭仁弘八十耄荒之年被極刑恐傷聖德而實且親戚嫁禍昏耄可哀又自以平日師事罪人自辭 大妃廢時弘雖爲事首當議大臣多不從知人心不與爲兩端說曰君臣母子之

名義出天而不可易今之爲殿下爭之者借此名
義也臣獨未曉分府分曹分院有若兩朝廷兩君
上者然使忠實之士屯兵守之彼孀居一婦不過
包荒中一箇人而已議未上其客聚謀以禍福動
其族類私易其語議遂決當時有竊言者而弘當
誅且欲自言云以故公上疏言之後月有告廢世
子掘地事合司請法公以前日骨肉之變微感
上心忤群議即去大司憲吳允謙引避曰臣前日
之 啓幾誤 殿下臣若執迷臣鄭蘊之罪人云
其六月爲南原都護府使冬特 加通政入爲吏

曹參議明年正月李适叛入京城 上出幸公州
二月李适敗死 車駕還京賞扈從諸臣公陞嘉
善拜刑曹參判於是追 贈三世爵位以親老乞
歸冬為大司諫時有上變者諸囚或引仁城君亦
知其謀於是三司請法公執全恩之論既不合曰
啓曰不問義理之當否形跡之虛實一以獄詞
而已告變殆無虛歲仁城雖除豈無仁城噫 先
王之子盡之矣廢朝雖昏亂不殺骨肉不廢母后
雖以 殿下之盛德不能一朝居此位也三司之
請適足為奸人藉口之資耳非宗社長遠之計也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即遞大司諫去明年三
月復以大司諫　召之七月八謝尋遷承政院都
承旨政院故事承旨由同副以次例陞而令由諫
院直拜本職出於特　恩據故例力辭　上不許
尋賜告歸九月又召至京師益求去以老母為言
　上不許而令以老母來養公上疏辭謝因自言
以為時論所排擯義不可苟進云時有宰相建白
以為材能多屈廣開庶孽之路而又以邊兵不足
納粟多游丁議悉發防邊公又曰此壞名分失信
斂怨於民極言之於是庶孽縱恣而士大夫皆怒

裁抑為計世法明年春賜告歸行出圻甸上疏自
陳曰論國君服私喪之禮請從群臣言時有啓運
之喪而　上斷行三年之制群臣多爭之不能得
故曰疏及之四月以啓運葬禮來拜刑曹叅判尋
改大司憲上劄言民瘼於是户曹經用竭責四結
出布布匹至四石極言傷農病民以邦本為憂後
月　上以公有老母特拜嶺南觀察使有獄事訟
寃當理公至按覈其事及　啓聞有不悦者故以
他事劾之其冬復拜大司憲辭不至明年正月虜
犯我西鄙自我中興之後與虜絕和親益兵塞上

以爲戰守計又有反間言姜弘立老母妻子皆已僇死弘立深惡之謂朝廷於我已負實向導東犯云關西節度使南以興旣戰敗死之而平壤已潰報至　上出幸江都而世子分朝南下士大夫多三南人多從分朝而或少年慕奇功者爭趍之旣去　行在隔海頗遠於是奸人反造爲疑間人心懼之公聞亂出湖南道路騷動相傳虜已塞路必不得達而皆以爲分朝近且便公曰君有難觀望非人臣義也直趍　行在聞者義之而人心倚以爲重虜求和親必以王子重臣爲質姜弘立來公

上疏言弘立背義負國罪當誅且虜不可和仍論我兵力形勢曰但恐　殿下無堅定之心而群臣無自任者三月虜既成約誓而去公以同知中樞移漢城府右尹入京城俄以兵曹叅判返　行在四月從　車駕還京上疏乞歸養　上勉留之五月以母病去自此數年之間爲都承旨爲大司諫爲大司憲皆不就己巳四月以吏曹叅判一入謝而去明年三月　太廟之木震　上自責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獄刑者天下之大命也獄刑不中則冤氣生之所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者也

反正之後按竄四裔者不知其幾何也罪人之多
非國家之福也一夫叩心有五月之霜一婦含怨
致三年之旱況環一國叩心含冤者不止一夫一
婦而已者乎宜命有司凡罪在當赦者霈然疏滌
無所係吝則亦弭災之一助也嗚呼凡人無辜尚
如此況　先王之子乎珙之無罪臣已陳於前矣
若使珙叛逆已著惟當置之絶島待之以不死則
　殿下罪罪親親之道可謂兩得而俱全矣臣竊
為　殿下惜之然死者已矣使其老妻穉兒尚在
海島以綺紈膏粱之養而一朝飢寒困頓哀號而

不恤幾何其不至於無噍類也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　殿下待骨肉
如此災異之生不足怪也若不改圖災異無時無
而國不為國矣臣請追釋其冤復其封爵還其子
女令母失其婚姻又曰　殿下寛之既釋其母而
母老子病戀戀不相離陳情乞留臣聞之深感
殿下之仁而悲其不忍離之情於是兩司交論以
為附會災異眩亂是非劾之時大夫人年九十三
而公為六十二矣雖已貴必躬親服養亦不以老
故少懈兄弟二人皆老相愛藹然其七月大夫人

沒哀毁逾禮旣葬廬於墓側其居處哭泣賢者見
之莫不曰君子之善於禮也不肖者見之退自省
猶恐其不盡於反報也其葬在加祚縣之龍山去
嶧洞七十里今山下有龍泉精舍公嘗曰古人曰
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
也此三者某嘗見於先君子而某又得之於先君
子云崇禎五年六月　仁穆王后昇遐十月葬惠
陵公入臨旣發引歸其十一月拜大司諫辭疾不
就明年春又以大司憲　召之三月入謝時有以
私憾上變者公論之諸被誣者皆赦而其上變者

無罪公爭之不已四月以王子嘉禮　上命繕治
昌慶宮公執不可　上從之五月遆授大護軍陳
情乞退　上不許而賜告歸秋仁政殿震公居家
上封事論君德以及灾異七年春拜吏曹叅判夏
改大司諫皆不至秋又爲大司憲　上旣承大統
功臣等多以爲　上中興功德高於　列聖宜追
尊考妣享之宗廟於是請於　帝旣尊封謚方議
祔廟與禮言者皆得罪而大臣去位公適爲諫官
皆望公之一言九月公行至龍仁政都承旨旣入
謝曰上疏求去又論祔廟失禮曰禮已孤暴貴不

爲父作諡先儒呂中曰父之爵卑不當諡以己爵
當諡而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
所以致敬其親也　殿下追諡之擧已非至當之
理而欲以非禮之禮躋付於　列聖之次昔漢宣
帝追諡其所生父母曰悼考悼妣而置園邑入廟
則未之聞也哀帝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
而亦未聞入廟也光武徙四親廟於章陵此則未
嘗加諡曷嘗有入廟之議也胡氏論之曰王莽簒
時漢祚已絶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
而帝四親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張純等建議

斷然從之章陵四廟蔑有異等寡恩之譏不聞於
當時失禮之譏不生於後世而宣哀之過擧益明
殿下不法當法之光武而乃爲宣哀之所不爲
臣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者也宋時歐陽脩首發
稱親之議呂誨目之曰邪論請下理古人重繼世
之統尊祖宗之義嚴矣臣謂別立廟享無別於宗
廟則 殿下尊親顯親之道盡矣何必以過隆之
禮加於不當加之地貽欲尊反卑之譏乎又曰宣
帝光武皆以孫繼祖綱目不以不禰其禰爲貶而
先儒以蔑有異等爲美事疏入不下於是連辭遞

都承旨旋拜同知 經筵又力辭疏三上即去歸
八年春有上變者獄事連累及公 上令勿問而
公猶待 命月餘拜大司諫即入謝曰求去不已
六月 穆陵裕陵皆有變大臣奉審 二陵 啓
陳其狀而功臣等更與大臣謀曰非震也曰雨崩
壞 陵寢郎洪有一反以誣罔得罪於是修 陵
之節未舉而禮曹消吉以 章孝祔廟慶禮先行
公上封事責大臣之咎又斥言曰繕工提調臣景
禎禮曹判書臣瑞鳳掩匿災異以負 先王之恩
而陷 殿下於過舉也仍論罪人多枉以及信億

健無罪請哀憐骨肉之命時議大忤兩司交章論
劾月餘　上竟不聽念久不受祿令該曹餽米饌
以為周給云公謝曰此　殿下不以廉耻待臣也
尋移禮曹參判上疏辭之時又有大風　宗廟社
稷之内拔木尤多上疏論灾異以及生民之困瘁
後苑遊宴之娛　上優荅之罷圻内關東量田以
待有年後日　上御經筵公以特進入侍　上曰
鄭經世已死張顯光老矣卿不可去也公亦辭以
老病因對灾變以及三南量田多欺罔其月遷副
提學連上章辭之其三疏極言朋黨之弊前古以

来未有如此而不亡人之國者也又曰昔宋神宗
時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
六十有二富弼年六十有八司馬光王陶皆五十
或致仕或引疾或求散地皆不容於時議其去皆
不拘大閑之年臣犬馬之齒已過諸人而不容於
時議則加甚臣来京師六月在彈劾者三月忝禮
曺者月餘又被攻擊曰仍苟且終至顛躓雖被逋
慢之罪臣恐不辭而去也自此求去益力九月司
諫趙絅言大臣之貪汚得罪公上劄乞寬貸 上
從之甞 召對曰進曰 殿下經筵日倦漸不如

初　上曰當勉之後在　經筵講齊風之東方未
明辭謝曰禮君有過則臣下固不憚譏刺也古者
樹誹謗之木亦此意也仍言三南量田多怨而必
先賦三南三南之民蓋多怨連爭之及與户曹判
書崔鳴吉爭論於　上前户曹已領新結於三南
公曰此法廟堂既與七路之民有一時須行之約
崔鳴吉曰初無此約再詰之再匿之公不能卞出
而問之關已再下矣公又上疏言之大臣不可竟
不行公又上疏曰一國之政不可或先而或後一
國之賦不可或重而或輕鳴吉必欲先賦三南失

三南之心方今南夷啓釁寡恐喝日至在我預慮而熟計者唯在保合民心謀事之臣反促之以怨毒之氣民旣散去雖有器械誰與爲禦雖有城池誰與爲守　上不從遂去歸臨行又上疏曰馮懽孟嘗君之一食客也猶能焚債券使薛民親君况臣不爲馮懽而受恩之厚又不止一食客而已乎孟子有言曰禮貌未衰而言不合則去之古之人有事君不合而去者不可一二數雖被負恩之誅非臣所怨悔也然豈敢忘　殿下之恩哉國有緩急臣當赴難而死還鄉里更無意仕進衣布茹蔬自

同於閭巷之韋布而未嘗如顯者九年正月入臨
仁烈王后之喪前年去國之後爵祿猶在上疏
辭之二月拜禮曺叅判尋遷大司諫前後累辭政
院皆不納因上疏自陳時虜將僭位號虜使方來
故其疏又曰荅書必峻絶斥之毋令以我為藉口
西㺚新叛中國父母之賊子雖不閉關絶之接之
以從胡之列不問其所從來彼雖陽示之怒而其
心必曰我有人三月移副提學上劄首言君德以
及當時之極弊又曰功臣握兵柄不念外禦幾察
日密將士鮮體狼顧脅息以為有功亦死無功亦

死故南以興臨死恨之曰吾爲將在邉不敢練一
卒習一戰卒至於敗此悲痛之辭也由今之道無
變今之弊雖有孫吳之將不能爲一朝用也　殿
下以此屬反正以此屬亡國夏改大司憲以長陵
葬禮出謝尋自引嫌遞旣反哭即歸六月拜吏曹
叅判七月移副提學九月又改大司憲十一月復
爲吏曹叅判不得已入謝曰求去不已　上不許
以爲遠客賜米塩以　示加意而庖廩之人已怠
矣十二月虜大擧来侵長驅三日前鋒已過鳳山
矣前年都元帥金自點率大軍鎭井方據險自守

而副元帥申景瑗出行兵遇賊候騎軍散見擒
上將出幸江都以 宗廟社稷妃嬪諸姬先行賊
已迫都城 上即馳入南漢急百官多徒步從之
而或道亡申景禛率精兵數千騎馳過望見公呼
曰事至此是誰之過也公重臣何不一言以安社
稷乎公笑謝曰公率此勇士不一擊賊將安用乎
景禛去曰若是哉迂也勤王之師連敗陷沒山城
受圍四十餘日公上劄請斬元帥以激礪將士心
時城中請成已久虜不許及崔鳴吉密啓 上往
虜中公又上劄曰外間喧傳昨日使臣之行國書

有稱臣之語可謂痛哭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而
其卑諂畏約實降書也然猶不稱臣今若稱臣則
是君臣也既爲君臣而不從其令則國亡矣鳴吉
以爲一稱臣則城圍可解也君父可全也此婦寺
之忠也況萬萬無此理自古天下國家有不亡者
乎虜無厭降亦亡不降亦亡曷若守禮義死社稷
乎況君臣父子背城一戰萬一有完城之理我之
於　天朝有父子之恩義不可背之虜既得我書
責斥和者爲言公聞之請自往於是大臣往來議
事夜軍亂守闕願得斥和者以甘心云亂者皆出

於三大将麾下而獨守禦禦兵不動守禦將李時白
曰吾非禁令軍中軍中無從亂者三大將者申景
禛領三手具宏主摠戎元斗杓為御營將矣明日
列書前後諫臣十餘人崔鳴吉復往虜中有白
上者曰諸臣皆一時重望恐人心不服　上命促
反之於是聞江都陷敗留都相金尚容自燒殺諸
王子妃嬪宗室貴臣妻妾子女皆已被驅而其餘
屠殺殆盡城中益無鬪志而虜攻城益急崔鳴吉
又至虜中約明日　車駕下城公怒曰寧亡國以
君降虜吾耻之拔佩刀自刎刃沒腹中矣城中皆

大驚而莫不悲其義　上令御醫視之而　命州
官供給救之令必至於無死也　上將出城公殊
而不絕猶仰首號曰嗚吉使　殿下出降虜將變
易其舊求我傳國之瑞此受之於　大明相傳且
三百年當獻之　天朝不可許也求助攻王師
大明於我有父子之恩虜亦知之子不可攻父亦
不可教子攻父虜雖凶狡必無辭而強之以此二
者爭之毋得罪於天下後世二月舁至鄉里嘆曰
主辱矣臣死已遲更以何心與凡人齒供賦稅食
妻子之養乎乃入金猿山谷中披草為屋命曰鳩

巢而耕山種秫以自給於是國家不用　皇明正
朔故每歲換不復近新曆日逃世絕俗花開草長
以驗時序居山中三十七甲子而沒崇禎十四年
辛巳六月二十一日也前年五月四日貞夫人尹
氏沒葬於居昌之主谷明年正月合葬焉後十年
辛卯改葬龍山趙學士絅曰古語曰君父至尊親
也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喪亂既久歷歲年多矣鄉
大夫安於朝士庶人安於野商賈安於市舉皆婾
衣甘食而嬉娛先生離兄弟屛妻子獨處窮山之
中惡衣糲食冬夏而朝夕常以剸刃誓義不即死

於圍城負罪引慝不敢須臾忘千百載先生而已
嗟乎嗟乎古之聖人賢人其心一也其所遇之時
治亂不一而其事業不同當平世兼善一世德及
萬物功業昭于時當亂世或遁世獨行或殺身徇
義以傳於後其道行於時傳後世一也試論聖人
賢人在虞夏之盛德禹抑洪水益烈山澤而焚之
稷播五穀而不以為功當殷之亡箕子被髮為狂
比干剖心伯夷餓死而無怨其事業不同而其心
一也君子刻意勵行而或不及學者孜孜日講而
得之者蓋鮮矣竊觀先生之道非其義不合非其

道不就見義不惑犯大難而不懼守節取義視殺
身如嗜欲潔身逃隱舉世非之而無慍嗟乎嗟
乎其與古之聖人賢人者考之行事炳然較著殆
與日月爭光者矣學者稱之曰桐溪先生而從祭
於龍門文獻廟公有子曰昌詩昌訓昌謨又有側
室子曰昌謹昌詩前工曹正郎生岐壽昌訓生岐
憲昌謨生岐胤其餘子孫皆幼陽川許穆謹狀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
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　世子左賓客行嘉義大夫吏曹參判兼

同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鄭公諡狀

公諱蘊字輝遠自號桐溪姓鄭氏系出草溪其上世有諱倍傑爲麗朝侍中封光儒侯四五傳至寶文提學悛有文章行誼世稱八溪先生其後有諱從雅爲牧使於公爲高祖是生玉堅司圃別提贈執義生淑　贈承政院左承旨生公考諱惟明進士　贈吏曹叅判三世追　恩用公貴也叅判之學出於同縣徵士判決事林葛川薫　仁祖朝以孝旌閭鄉人爲立祠俎豆之娶晋州姜謹友之女隆慶己巳生公公生而重厚自爲兒嬉戲出言

不允里中父老咸奇之甫四五歲能行溫凊之事
初入學口似吃然伏讀終日倍文輒勝曹耦之頡
者及舞象終日危坐講讀不輟淹貫經史文詞日
進葛川公見公荒山大捷碑長篇曰他日收功必
遠不但科第而已年十九鄉解高等萬曆丙申丁
參判公憂毁戚踰制時倭寇南公奉母夫人避兵
湖嶺間村氓見公欒欒之容不斬饘粟之分毋夫
人以此未嘗有朝夕憂難已還鄉卒喪家甚貧無
以養公至以耕釣孳孳供甘旨夜則爇薪照字露
肘腋喫菜根妻子常有飢色晏如也乙巳嶺南多

士請五賢從祀推公拜疏入京　宣廟嘉之為設廷試公居第二名京師人口相傳其文藉藉丙午成進士戊申光海嗣位治臨海獄急公抵仁弘書略曰殯殿推鞫之說出於無根豈可使主上無故戕天顯之親布栗之謠恐再起於今日也仁弘不聽不悅公始此己酉除光陵參奉曾於　宣廟末年有學行被薦故也辭不就庚戌秋登別試第分隷成均館明年除侍講院說書即移告還鄉辛亥冬由司書拜司諫院正言是年昌德宮成光海移御未幾惑妖巫瞽史說欲還貞陵時御所公獨啓

爭之強光海大怒卽下備忘記曰正言鄭蘊敢以無理不根之言瀆撓於擧動之日其縱恣無忌憚甚矣其令補鏡城判官且不知何人薦如此浮妄之人生事朝廷該曹堂上推考色郞廳先罷後推公之去京也沈相喜壽送而執公手曰公得言矣國將如何公之任事主將臨吏民以禮以息是歲北路大侵鏡尤菜色公書報方伯殫施荒政且絕宿瘼民獲蘇醒至甲寅下理鏡人走人起居曰於我有德壬子光海命策戊申上疏人功公以掌樂僉正被召卽陳疏略曰凡紀勳之法必須輸勞宣

力扶顚持危之事然後無愧於一心有辭於後世
臣乃以言語文字之末敢冒正勳之列雖欲貪戀
奈公議何不報公欲連章期於得請爾瞻揚言曰
鄭某之辭此勳爲國之不久耶於是公知無奈何
悶默而退癸丑夏無賴賊徐羊甲等被執遂誣引
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謀擁立永昌大君於是辟倪
慈殿者嫡而媒孽公卿大臣多知其誣噤不敢
吐一言公一日見爾瞻於衆中責之曰八歲童子
安知逆謀聞 慈殿廢尚食拊大君而泣曰汝死
吾亦死如有不諱誰執其咎爾瞻勃然厲聲曰籍

并大妃而廢之誰曰不可公即望望而去瞻𠼪之
次骨俄而公被劾還鄉詒書仁弘極言請罪八歲
童子舉朝忍人也且戀仁弘出手救大君仁弘不
唯不用公言反以為慍冬除侍講院弼善與時議
大不適謁告逮甲寅二月大君死於圍籬中江華
府使鄭沆盖附朝議而殺之也公以副司直上封
事曰嗚呼 殿下仁聖之德不幸遭人倫之變欲
盡其處之之道而終不得自由未免假手於庵悍
之武夫其為聖德之累不既大矣乎今之論議之
罪者一則曰禍本也二則曰奇貨也其言固不為

無理而試以濟王竑之事援而比之則亦有說焉
濟王初爲皇子見嫉於奸臣退處藩邦未幾爲賊
徒所擁黃袍加身約誓已成雖知其事之不濟旋
有討平之功而身負惡名則有之矣以今觀之當
時禍本莫竑若也兇賊奇貨亦莫如竑也彌遠陰
謀而殺之可謂安社之忠而時人冤其死後世甚
其殺者何歟觀夫真德秀之言三綱五常者扶持
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
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其言之痛切如
此者誠以竑之迹雖或云云而其心本無可疑故

原其情而雪其寃仍請追封立後古之君子不訐一時之利害惟論義理之當否惓惓以倫紀之或紊君德之或愆告戒而勸導之者爲如何哉今璣一王子耳心迹與此懸殊只出賊招未嘗有擁立之迹蒙無知識亦安有謀逆之心乎如使德秀之輩立乎本朝則其不肯請殺也明矣恭惟 殿下深憐童子之無知仰體 先王之遺教思所以保護而全安之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百僚盈庭三司交章自去年迄今春凡幾何日月而惻念難遏兪音終閟嗚呼 殿下之於璣豈不知終不相容

也然而留時引日愈久愈拒者豈不以逆賊之子
猶有待年之事況於幼稚之身豈合遽施刑章安
置江都待其年滿觀其志行之如何而徐為之處
亦非晚也聖意所在的然可知而推鞫諸臣經年
入侍無一人將順其美三司多官善為雷同無一
人愛君以德其視君德之得失若越瘠之秦視噫
殿下之勢可謂孤立而無助矣尤可痛者 殿
下待之以不死而鄭流待之以死朝廷論之以其
法而鄭流迫之使死使 殿下不能如大舜之處
象而未免漢唐以下人君處置未盡合理之歸焉

噫殺人者死國法至嚴殺凡人無辜且罔赦況殺吾君同氣之親乎臣愚以為不斬鄭沆恐 殿下無面目立於 先王廟庭也嗚呼旣往之咎雖不可諫將來之義猶或可追生不相容者勢也死有贈典者情也昔宋太宗之於廷美旣致之死而旋有封爵恤孤之恩眞宗之於元佐只誅首謀而起封於久廢之中此盛德事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況 殿下之於璣旣無可藏之怒焉有可宿之怨乎其死之冤路人猶悲況聖上良痛之懷當復如何近日 王侯之靡寧臣知其哀

傷之過也臣愚以爲宜命有司追復永昌之號葬以大君之禮又下哀痛之教使四方臣庶曉然知殿下友愛之本心則上可以慰 先王在天之靈下可以解萬民視聽之惑而傳之後世亦将有辭矣今日清明之朝必無章堅之繳詔 殿下何憚而莫之爲也抑臣之私憂過慮又有甚於此者不得不盡其說焉善乎宋臣韓琦之言曰父母慈而子孝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 大妃雖或不慈於 殿下殿下安得不盡孝於 大妃乎況璣已死矣復何嫌間之有哉

誠願繼自今斥絶讒邪之言杜塞交搆之路如有奸細之徒敢以不好語及於 大妃即付有司論以重律 殿下亦恭爲子職不廢問安之禮無怠視膳之誠務得 大妃之歡心重見母子之如初則豈不足以掩前失而明新化乎雖然爲此有道遠佞人而已嗚呼母子兄弟之間人豈易言之哉設有當誅之罪如管蔡可廢之惡如呂武爲言官者所當先議同僚次通他司上告大臣下詢諸宰待其論議歸一然後發於啓劄乃所以重其事也頃者鄭造尹訒丁好寬等首發廢妃殺弟之議而

不議於同僚不通於他司不告於大臣不詢於諸宰而竊發於完席之上遽暴於避嫌之中曾不若論一守令効一庶官之猶或持難此其心不難知矣蓋自近年以來倖門一開勳名太濫貪功樂禍之徒接迹而起至以吾君之至親為自己富貴之餌此如逐獸者擠人獨走冀得先殺之功噫為人臣子而是可忍耶臣愚以為 殿下欲全母子之恩亟取此三人者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然後讒說者不得作而三綱五常昭揭於宇宙矣臣嘗大論之發或在罷散或以疾病一未隨參於百僚之

後日者人言罔極目以護逆必欲置之死地臣自念職非言責堂有老母與其徒死於讒鋒曷若一言而死於雷霆之下哉疏入光海大憑震電即下政院曰如此兇疏何承旨捧入乎勘罷捧疏承旨於是三司並論以削奪絕島安置光海又怒其罰輕誚責三司峻於是直請拿鞫公就獄禁府例請議諸大臣斷讞右議政鄭昌衍原任文忠公李元翼獻議曰鄭蘊誠狂妄不知忌諱夫豈有無君不道之心哉伏願廓德意特從寬典爲沈相喜壽之議亦然光海答李完平曰鄭蘊之疏字字陰兇非無

君不道而何是時三司舘學鵲起以無將法不兵逆等語章疏相銜夏六月光海親鞫領議政奇自獻啓曰鄭蘊之罪以狂妄非之則可也而鞫問則不當矣是日只捧招招畢還下獄七月再招仍命安置大静公在圍者凡五閱月初就獄時有一老媼當路祝曰天乎天乎願使賢人無死於獄獄卒亦相戒加敬鄭沆亦送人言曰沆服公義招絶不及公丁好寛見公疏亦曰吾未免千古罪人遂日飲病死及公出獄都人聚觀街巷成群車為枳咸咨嗟涕洟喜公生而悲公謫也當是時兒童走卒

無不誦公名頒孺至繙公疏家傳誦之公論之在人心誰能禦之公到海南湖南儒生宋興周等上疏極言公忠愛所發不報正言吳長李彥英姜大遂亦坐言公事或竄或黜禮曹請焚公疏於闕門外又焚公畫像公居大靜荐棘中不見天日者十年安之若命惟作白雲詞以寓思親意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拔擢昏朝時直道見逐者即公其首也始以獻納徵離濟未數日陞司諫將命之吏相望於道自是年除歲遷以至衣緋帶金於諫院為獻納司諫者一大司諫者七於憲府為大司憲者

四四為副提學三為都承旨吏曹則參議而參判
者三其他禮兵刑三曹參判漢城左尹慶尚監司
南原府使或以特 恩或以便養或用扈從勞也
然公以大夫人甚老故未嘗居京數月淹天啓甲
子平安兵使适反 上南幸公山公以吏曹參議
從丁卯正月西狩 上幸江都昭顯世子分朝下
湖南公方家居聞變即日發奔問行遇朝士於道
皆言虜騎方橫雖行必不達 行在公胤子亦固
請赴分朝公叱曰觀望取便利非臣子義時大夫
士在散者率皆便道趍全州直赴江都惟公一人

擧朝贊嘆若楚人之見葉公人心亦以坐牢於是
公上疏首言和議之非及弘立之罪末論翟與我
國形勢曰劈畫禦敵之策無非實事求是聞者韙
之 上雅重公以直節禮待公異於群臣朝之士
亦皆靡然慕用公矣間有堅忮者則不能無也而
公則夷然不屑也益勵舊操棘棘頑頑事無難易
遇則必争人所憚為勇往不避其為司諫也光海
世子挑出事發公連柱三司按律之論為大司諫
也仁城君出送招合司請罪公力主全恩公與副
提學洪瑞鳳争論於 上前副學曰鄭蘊新從草

野來未知珙蹤迹故如是耳公曰設或逆謀已著
閨門之內以恩掩義可也　上頷之曰大司諫之
言是也如是者三明日避嫌略曰不問義理之當
否形迹之虛實而一以賊招而已乎則逆獄之起
殆無虛歲仁城雖除豈無仁城　先王之子噫盡
之矣又曰倫紀不明則宗社危亡可立而待也臣
實未知三司所謂為宗社大計者何謂也殷鑑不
遠只在廢朝若使廢朝雖有昏亂之政而不殺同
氣不廢母妃則雖以　殿下之至仁盛德不能一
朝居此位也以此觀之三司之請適足為奸人藉

口之資非宗社長遠之計也以此左於時議適職
南歸公始拜都承旨也其年為丙寅　上方遭
仁獻王后喪公上疏言違古禮為私親斷行三年
喪不宜　上嘉納之庚午春　大廟震公曰求言
中刑獄失中者反復累百言請宥公族之坐遷者
老弱兩司劾以庇逆論累日只遞職秋丁外艱壬
申七月　仁穆王后昇遐公禫服赴國葬哭於
闕門外翌日還鄉癸酉春公以大司憲承　召入
京時有誣告獄公論之功誣者坐逮者釋又論諸
宮家於時紬營造勞民　上即命停俄拜同知

經筵公上章乞免歸修父墳　上特給傳且令本
道備物禮登是年秋　大明殿震公在鄉應　旨
極言人主大本上意竱先格君心也有藥石書紳
之　批明年又拜大司憲在途移拜知中盖時典
禮無定朝廷慮公當言責則必爭故爾入畝院卽
疏論典禮備證經史辭嚴義正皆議禮諸儒所未
嘗發者物論多之　乙亥夏　裕穆兩陵有雷雨裁
　上遣大臣奉審所奏與衆議之異公以大司諫
方在告上封事曰嗚呼　兩陵頽虧之變其果天
變之示警耶抑亦人事之不謹耶以爲天變也則

两大臣啓辭若是其明白非所疑也以爲人事也則當初監董之官不謹封築之罪豈可尋常推考而止哉雖然若歸之天變則猶有仁愛之天示警於人君而使之恐懼修省爲 殿下玉成之地則此猶不見絶於天也若諉之於人事則變恠尤甚爲今也不歸之天變不歸之人事而一向沓沓無所歸宿則豈 殿下奉先思孝之道哉嗚呼火災與水災何異陵寢有火災則有望哭變服之禮今以水災之故獨無處變節者何也臣聞昔宋眞宗時英王宮災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

王朝獨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
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
迹寧知非天譴也噫私宮之火與 先陵之水孰
重孰輕罪己之詔與忽灾之意孰是孰非古之大
臣有待罪之章而今之大臣旣已待罪旋即為之
辭古之大臣以有迹之火而歸之天譴今之大臣
以無迹之水而視之尋常臣非有意於動撓大臣
直據事理而論之耳臣聞吉凶不可以相雜聖人
於是日哭則不歌誠以一日之內餘哀未盡故也
況可哭而不哭不可歌而歌者乎 先陵之灾非

可哭之凶乎 祔廟之禮非可歌之慶乎歌哭相值吉凶相雜則當先哭而後歌先凶而後吉可也禮曺涓吉只退數日又使 祔廟之慶先於修陵之凶者何謂也判書洪瑞鳳雖自列百端終爲負 先王之恩而陷 殿下於過舉也臣愚以爲禮曺堂上郎廳不可不罷噫陵土之虧損是何等變異未告事由之前當存其迹以待 上命可也繕工提調申景禛擅砂莎土以掩其迹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臺論已久而 俞音愈邈此所以群疑滿腹而不敢言者也臣愚以爲景禛不可不鞫問也

臣聞十四日雷震之聲內自都城外至遠方無不
聞之適於其夜陵上有變則陵官之據實牒報有
何可罪之事至於累次刑訊以為歸罪之地乎臣
竊恐自此以後不幸而雖有取長陵一杯之土者
殿下無自而聞之也臣愚以為洪有一無罪也
疏末又曰刑曹參議羅萬甲起於久廢之中不思
吹虀之態遽抗籲直之章力陳時政之疵雖未知
其言之果皆適中而其心愛君而已憂國而已罷
斥之 命出於群情之外如是而可以開言路而
來直諫乎佶億健三人乃 先王之血孫也流放

海島今幾年矣壯者已衰幼者已壯男而未娶女
而未嫁噫嘻哿矣其男衰此年壯之女其終閉死於
鮫人龍户之鄉乎 殿下仰軆 先王之至意俯
憐骨肉之殞命 特命放赦以盡親親之道德至
厚也恩至渥也前正言趙壽益身居言責各盡所
懷盖欲將順吾君之美也攻之者四面而起一則
曰護逆二則曰立節臣曾以此事冒陳於求言之
日矣一出供職必與壽益同罪臣豈不量而輕出
哉 上荅疏曰疏辭當留念而採用焉又下備忘
記曰大司諫鄭蘊來京既久趂未受祿或不無艱

窘之理令該曺　特賜米饌以周其急公上章辭
不許七月拜禮曺叅判乃上乞退疏仍論風灾之
慘略曰頃日風灾近古所無屋尾皆飛拱木拔根
至於　宗廟之内社稷之中顚拔者尤多此何等
影像也堅重盤錯之物尚皆如此况田疇之禾穀
耎脆之木花乎臣聞畿甸之内禾穀之秀而實者
落盡無餘未秀者莖節摧折乾枯木花之實與不
實幾盡凋傷若果如是民何所賴而衣食之國何
所恃而責貢賦乎民而飢寒國而虛竭則其為目
前之慘豈特白虹之貫日正殿之雷震而已乎顧

殿下深畏天警益加惕念召還大臣盡釋言事之臣雖宋景三言之善何以加此又曰應天之誠只在 殿下方寸之中誠能敬以直之於內義以方之於外操存之功不昧於幽獨之中省察之意無怠於酬應之際使此心常明無私欲之蔽此心常警無逸豫之萌則 殿下之心上與天通 殿下之德上與天合已生之灾轉而為祥將來之變銷而為福矣又曰外間喧傳禁苑有龍池之勝闕內有遊宴之漸若果有之此實無前之灾莫大之變也豈待大風之拔木飄屋然後謂之灾也成

王一念之非而致風雷之變則安知今日之風灾不由於 殿下之一念乎又曰臣聞京畿江原量田始於今年此雖不得已之舉逢玆大無之年舉此莫重之役糜費不貲騷擾多端民安所恃而不至於怨且散也畿甸根本之地關東荒僻之鄉尤當存恤以保窮民何必趂期舉贏以速怨謗哉

荅曰愛君憂國之忠修身保民之藥石兩道量田之役亦因是罷不行居無何以特進官入侍請老甚懇 上溫諭曰如卿忠直豈可去朝今鄭經世已死張顯光甚老卿豈可又去仍問卿曾見風灾

之酷如此否對曰臣未之見也人皆言辛卯有風
灾壬辰變作冬以副提學侍講公進曰古人於詩
不必引章句註釋以義諭之者多至講有女同車
曰有女同車男女相悅之至情古語曰賢賢易色
以好色之心易於好賢則好賢誠矣至籜兮章曰
木枯將落有風吹之則其落也易國將亡又有政
事之不善豈非促之亡乎其他章皆有引喻深得
箴諫之義　上稱善再三講畢公又進曰時事甚
可慮也事若急至尊避之何處唯以同死社稷為
心然後國可保矣丙子二月敵使怒逸朝野方洶

公在玉堂上劄條論凡三一曰興衰撥亂之主非
英武不足以當之李綱之言也 殿下猶行素膳
徒効兒女子事其可謂興衰撥亂之英乎時 仁
烈王后新陟山陵才畢公深為 聖躬慮故云然
二曰伏節死義之士求之於犯顔之中不易之論
也典禮時言事之臣庸非犯顔者乎如此等輩宜
急甄叙三曰畜衙門軍官及訓鍊炮鏺者正為緩
急用抽精銳當敵不可遲也於義州設効疤科亦
壯軍拵之一助此卽疏之大略而其他下罪已教
嚴軍律據天險勵諸將等策數千言言言中端而

時議以為迂不能用是歲十二月公以吏曹叅判
扈　駕入南漢城圍中上劄者四大要君臣父子
背城借一死執不撓大拂當事者議二十四日公
聞敵求斥和臣請以臣先之　上惕然命止之丁
丑正月二十七日當事者持書往敵營書辭秘世
莫得以聞公憤曰主辱至此臣敢愛死晨起痛哭
正其衾枕而卧拔佩刀刺其腹侍者開衾視之則
刃沒腹矣驚號而拔刀鮮血迸出氣咯咯絶者良
久朝紳相識者咸來救　上聞而斯惻遣内醫救
藥又　下敎令廣州牧使專意供醫藥其時御醫

之視公創者曰今雖天幸回生後必成血癱難救公之歿果然公既病不能從　駕出乃使人執筆口號一剳以陳處變之道義理為主不雜利害當是時公不死而殊氣如一髮而尚不忘愛君以德之心急急然猶恐吾君之舉不得有辭於天下後世乃上瀝血之章可不謂忠乎二月公卧復興而南不處其家曰吾不死於南漢城谷　國恩何面目自安妻子之奉遂入德裕山之南麓某里谷結茅舍易祿田以度朝夕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卒某年某月日葬某山之原嗚呼公有朱紱金矢之直

有壁立千仞之節前之癸丑群奸内哭窮太阿而擧文綱陷公于保宮服囚服閱木索半載章有幾竟投之風魚瘴毒之聚其死九而生僅一也然不能奪公之直也後之丙子浴鐵之騎數十萬肉薄孤城之下八路勤王師或衂或遁外無蟻子之援然不能撓公之節也之直之節其養有根其出有源夫子所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者非耶孟軻氏所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丈夫者非耶然以一直臣概公以一節士飂公是淺之為丈夫哉公之學耳目濡染家庭者既不淺淺及其弱

冠徧遊趙月川鄭寒岡之門聞退陶李先生之緖悅而淑之者亦多然其踐履篤實之功則皆自於自得平生以直方大三字爲一身之符警惕于本源則本之心經浸灌乎義理則本之洛建諸老書於性理大全着力最早夜深而寢雞鳴而寤盥櫛定省之外無毫髮念走外對案危坐終日不跛不倚嘗論先輩人品之不同曰人性有貳剛與柔而已然剛屬乎陽柔屬乎陰陰之惡藏於內而人不知陽之過發於外而人皆見之學者與其不得剛柔之正寧失於剛故易貴乎陽剛君子又曰學者

當以心欲小而膽欲大為一身立脚之地心欲小
者常存敬畏之謂也心存敬畏則自無非僻之萌
非僻不萌則常恭然不退蹙而膽為之大無所當
而不裕膽不大者反是雖與奴隷言亦屈矣司馬
氏平生無不可對人言者以膽大也故公后日受
用處多是一節云公為人光明俊偉表襮如一與
人恂恂愷悌不為牙角不為畦昣不為斬截矯激
全有堯舜與人同底意思至其立朝廷爭是非謇
謇諤諤屹如喬嶽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且所雅言
惟在孝悌忠信中而已與理徵言不肯輕說由是

世之見公者皆不知篤實眞儒也若求中説德辨
錄若元朝自警箴即公中晩後所著也其自警箴
曰余生之稟氣拘物汩儳焉厥躬如不終日本既
失矣何往不窒事親不誠事君無義自侮人侮牛
已馬已齒之尚少容或不思今爲五十始衰之時
仲尼知命伯玉知非余雖下品亦受天畀既已知
之胡不顧諟顧諟伊何曰敬而已衣冠必整居處
必恭行必篤實言必信忠防欲如城除忿如讎潜
心古訓對越上帝未發之前求其氣像既發之後
戒其邪枉動靜交養内外夾持靈臺澄澈方寸光

輝允若乎是是曰人而以之患難不失所履以之安樂不至驕恣立脚雖晚改過爲貴聖賢亦人爲之則是春惟歲首日乃元始書玆警詞服之至此於此可見公日新之德而見道之明且確也居濟十年經史百家伊吾不輟至焚膏繼晷大易則日誦一卦以爲常於文章最喜孟韓晚好歐陽凡爲文辭渙若不思頃刻就數千言理勝辭達剗裂點綴者不敢窺其際孝友天植也年十歲侍叅判公于廬所執奠拜獻一如成人又絶肉以終一朞一如叅判公叅判公於終身之喪雖隆寒必沐浴澡

潔公則以兒子不敢同長者浴湯浴冷井遂媒疾
塊結腹下爲平生患亦不使父母知母夫人素患
泄積有年公泌嘗泄以驗劇歇及歿之年又泄公
嘗而泣曰味與疇昔異是時公年六十二廬墓下
終三年菜之羙者亦不近口衰絰未嘗暫釋朝夕
拜墓不以風雨寒暑或廢服闋亦無演門之毀人
以爲夫夫也雖神明所扶持禀賦之道固異夫人
云事伯兄畜其季能敬而友盖公之道孝之盡故
移於忠忠之盡故節義乃著然節義即衷之遺也
豈公之所願哉公之受知於　仁廟可謂不世遇

而其道不能大行於世終値危難之秋只以義烈
鳴豈非天也公配坡平尹氏封貞夫人生三子長
曰昌詩工曹正郞緫畢公喪而病死曰昌訓曰昌
謨咸有才行相繼早歿側室子曰昌謹司果昌詩
有子曰歧壽奉公祀昌訓子曰歧憲昌謨子曰歧
胤前壬辰冬筵臣建言鄭蘊甲寅封事可與日月
爭光宜有 贈爵賜諡以彰 國家褒奬節義之
道 上允之下其事有司 贈吏曹判書旣已
贈爵矣不可無 賜諡今按公家狀參其居家立
朝出處終始大節可考不可誣者敢告有司以請

所以易其名者正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趙絅謹狀

桐溪先生文集附録一

桐溪先生文集附錄二

教書

教南原府使鄭蘊當永昌議罪之時抗疏直諫被
竄絶島生還於十年之後允合褒奬聳動一代
賞加書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六日

王若曰松貞表於歲沍玉操彰於火炎所以人臣遭
險履艱不忘匡救之義王者礪世磨鈍莫先褒直
之恩載申典章用奬孤直惟爾氣禀霜雪義鍾瑚
璉高科好爵不以驟進爲榮正議嘉謨不以朋比
自顧始見忤於臺叅尤著辨於邉封屬姦凶之堵
立致倫紀之波頽金墉之囚遽擬於 母后廩延

之戮至及於嬰孩忠臣痛骨而吞聲賊徒攘臂而稱首賴爾一疏奮發咸知大義昭明夏侯之縶吏冬雅志彌堅邦衛之竄過海華聞益遠旣批鱗之不恤寧碎首之是辭神明所扶幸脫東市之斬魑魅可禦忍絕北堂之思天命不宜久屯人情終必思復爰當更化之日首起在錮之臣進貳薇垣見公朝之咸喜旋分英蕩爲耋母之未將雖補拾暫曠於後前豈崇報少弛於忠讜玆加爾通政大夫南原府使如舊盛名難副高行貴完三品之班予敢言寵擢之厚獨立之節爾宜思報效之憂故玆

教示想宜知悉

慶尚監司時 諭教書 天啓六年五月十三日

王若曰屬今日南顧之憂誰可代者即古人西伯之任是以難之簡在予心徒得君重惟卿汲直非戇賈淚傷時懍百鍊益堅之資寸腸如鐵當三綱既斁之日尺疏飛霜蓋決死於心中曾幾年於海外母子相別潮州之路八千風雲一堂漢家之際四七自潜邸聞之素矣故登庸如不及爲始還朝而加階匪以爲報逮扈駕而進秩時乃之功一介臣斷斷無他大小事惓惓必達誠宜拾遺補闕於禁

閫展也疾風勁草之忠良惟茲嶺南之雄藩實是
我東之根柢城池郡邑六十州之星羅禮義詩書
二百年之風教咫尺鯨鯢之浪朝夕廪危蕭條蒿
荻之墟賦役煩重軍興十載策應尤多獘風近年
士習可慮通文是何意辱存及於王人處變亦乖
方責斯加於方面非全材莫可鎮服辦此事惟在
卿身茲以卿為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
使巡察使卿其赤子龍蛇恩威並布清操氷蘖貪
汚俱空早知士元才非百里佇看召伯化行二南
陳情之表尚存予豈忘也將母之願且遂汝往欽

我惟區畫難悉指揮係禀断宜循故式於戲職思其責行且召君紆楊組而返鄉閭何但榮於晝錦攬轡而期澄汰庶分憂於宵衣故茲 敎示想宜知悉

祭文

維崇禎十四年歲次辛巳八月甲辰朔二十四日丁卯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李惟達

諭祭于卒前叅判鄭蘊之靈惟靈純剛之氣古素之質有猷有言謇諤篤實遭時否塞始著勁節暨

予慕舊訓戒彌劢得失禍福靡欣靡怵忘身徇國
終始如一遭罹變故退藏圭蓽循經守道乃心王
室言念曷月言歸予弼云胡不憖而有斯疾英䰟
未散正氣長結契予衷情歆此芬潔

居昌鄉校祭文

嗚呼哀哉 先生立朝四端以只慈毋不遺仁克成只忠不宿爲義克敦只同死社稷禮克坊只蹈海有願智克及只始終一節信且貞只大畧如斯餘奚以知只渴者飲河知足而已只嗚呼哀哉尚
饗

灆溪書院祭文

樑木一頹吾道衰矣祥期再臨 儀形邈矣嗚呼痛哉凡我士類爲仰爲依小子来斯相向而慟嗚呼痛哉尚 饗

龍巖書院祭文

嗚呼天賦吾人則以降衷曰仁曰義維孝維忠悠悠今古全者蓋寡惟我　先生先立大者資稟旣異充養有道純剛其德貞確其操扶植世敎彝倫攸叙啓佑後學吾道不墜方期遐筭壽我道脉儒林失仰梁木遽折　先生之生正氣不死　先生之歿正氣亦死嗚呼慟哉吾東已矣尚　饗

龍門書院奉安文壬午

曰維一氣至正純剛或鍾於人對之綱常天下生久幾箇男兒文山歌罷五百年玆天爲我東畀我

先生先生之生玉輝金晶鯉庭詩禮準軒淵源
曰心孝友餘力學文藏器以待在邦必聞勿欺而
犯乃願孔子引當於道我師孟氏邦昔危亂事不
可謂 先生不言奈何人紀茅鑽甘心鄒海能死
天偶王成十年困阨涪江髭髮乃知學力洎乎昌
辰峻之臺閣非無 聖主主聖臣直懷則必達苟
利於國淮戾于天袁坳忠覲濮議盈庭范不詭隨
圍城當日王貌何久萬折必東熊掌吾取男兒死
耳 主辱如此白刃在腹蒼穹照誠顛危隻手骸
骨故鄉有屋曰樹有車為席進退惟憂終始亦學

專專志道夕死可矣剗鋤拋荒昔人田地學要階梯朱書一部工存直方敬義二字君子多乎爲己而已猗我 先生庶幾無愧行則孝經言在太史一大事了三達尊備誠大丈夫古社稷臣聖人復起必曰成仁不有素養曷能臻此名高一代功被千祀人同尚德禮合報事莊維 文獻五賢其一仰之彌高龍門幾級生吾私淑殁吾依歸今配乎是文不在玆況一二同道德之林高尋墜緒共接徽音曾無君子斯焉取斯德山巖巖德水瀰瀰棟宇仍舊俎豆維新于子襟珮其會如雲以妥以侑

於爲揭虔維德維績日遠彌章顧欽世世　先生不忘

灆溪書院奉安文壬午

惟　先生爲政于家孝友天成移忠於國直道以衍扶叙彛倫允賴始終星斗之仰遠邇攸同矧惟咸邑渭陽之鄉衣被風聲實弘此彊爰謀揭虔有難別構合堂　濬松與享非苟依歸　文獻志願是遵德旣有鄰曰不失親精靈冝妥矜式有地尙紹先哲永啓後士

灆溪書院陞　享文丁巳八月十三日

天佑斯文不絕注遂　先生奮起氣浩行敦進禮
退義希聖之學盡瘁經綸剛大特立倫斁而叙邦
夷而夏棟樑宇宙日月長夜遺風立懦萬世永頼
高山景仰鄙邦爲最始爰揭虔妥我鄉祠德有不
孤久安匪冝公論攸激士林齊起請配文獻特蒙
聖旨玆因享禮式將陞位道配前後俎豆有次
庶我歆格㬎我文猷自今伊始永孚于休

挽詩

南國名山與巨川扶輿淑氣鍾英賢直言冒死綱
淪日大義輕生主辱年每惜洛波龍卧久忽驚

遼海鶴歸翮　聖朝哀贈寧終鈌冠屨如今尚倒
懸　卞三近

吾東元氣寄先生天理人倫賴以明勁舌剛膓金
石烈精忠直節鬼神驚猿山尚帶崇禎號其里猶
存處士名俯仰百年無愧怍想應含笑入佳城
林真怤

[illegible]經七十三而卒鳳曆崇禎十四年萬古綱常嚴
一筆百王倫紀炳遺篇三千三百心中禮無臭無
[illegible]性裡天人可得聞惟節義性心天道世誰傳
潘榮

崇禎辛巳歲之秋正是東韓正氣收五百里間應
有聚三千年後更無儔山河漠漠風塵色天地冥
冥日月愁獨倚乾坤歌又哭不知我者謂何求

鄭必達

乾坤正氣鍾豪英松栢貞操雪月精萬古綱常懸
日月平生忠孝質神明樂天知命身全潔由義居
仁道自亨大澤忍看鱣鱨舞儒林從此棟樑傾

李壽檍

山河秀氣孕真元間世生人德業尊忠孝一心明
日月綱常大節立乾坤成仁旣學宣尼訓就義寧

忘亞聖言已矣儒林今寂寞雪天寒月更消魂

宋翊

萬疊山中一草堂維持三百載綱常悲鳴愁送基
前水不共清陰到瀋陽

李蓀

癸丑至丁丑二十五年間忠言與直節始終如一
𣪘偉哉桐溪公禀精德裕山德裕千萬疊佳氣鬱
而盤玆山孕清淑名世者班班爰初葛川翁禮義
爲大闢旋問彰孝友茂爵表衣冠門生曰嶧陽潜
德谷中蘭梧岡及準軒統緒明且端公承父師訓
早透人晃閑家庭制行高忠犯人主顔危朝昏乱

際隻手障狂瀾孤城風雨中義膽凌高寒英風洒
夷夏直并聳三韓吾東幾箇男公獨守其難倘非
所養深曷能居之安平生敬義功一念炳如丹況
有求中說留與後死觀猿山不改色某里香未刋
安得太史筆大書激愚頑千秋百世下豎髮摧心
肝　趙任道

謁龍門廟　縣監朴長遠

德山千仞碧嶒屹留配先生後代看別有乾坤懸
兩曜從教禮義眞三韓兒童誦字令誰似草木知
名古亦難忝守玆邦吾已晩載瞻祠屋黙長歎

某里齋上樑文

鄭必達

述夫箕山蓋有文亦概於漢乘首陽如何青未了於殷土是知地非自勝所以曰人而名山不在高亦曰里仁為美雖然一丘一壑久或無傳孰若爰處爰居㫖惟不朽故有構堂之義者其惟某里之齋乎恭惟桐溪先生邃學家傳八溪先生之六世大節天挺文忠夫子後一人一筆田綱常誠自貫於金石兩手捧日月忠不渝於死生蓋天下三達尊是所謂君子人也了平生一大事豈不誠真丈夫哉頃當歸老之年得遂避地之計山為德裕豈

非如有待而得名里以其稱乃謂不見知而無悶
終始于學志不倦於誨人進退皆憂心豈果於忘
世龍蔵歲暮乃見四百州一人嶽頹梁摧忽於三
千年正氣嗚呼乾坤罔極何所見而去歟時命相
違蓋不能者天也凄凉山澤之志寂寞枎稷之原
霽月光風揔似當時景象金聲玉色不知何處尋
陪居然十四載于今念茲在是幸有二三子同志
經始營之爰揭鳩巢之舊名竊取鹿洞之遺義惟
茲山之輕重已矣莫陳而一搆之廢興亦云有數
其水其丘之依舊一草一石之不移渭川數里乎

逶迤是取不捨之混混金山千仞乎崒嵂想見如
在之巖巖顏樂搆亭之辰非復異代季通訪舊之
處倪然此山惟吾黨之誠有足視聽意斯堂之作
豈無詩歌是舉虹梁恭陳兒偉抛梁東紅日照我
茅屋東起看衆流趍海意人間萬折盡歸東抛梁
南德山山在德山南許公親見南冥老南嶽長瞻
吾道南抛梁西一峯高出衆山西采薇采薇不盈
掬遥憶義人天之西抛梁北夜夜七點居極北如
何一篙掃陰雲快辨山南與山北抛梁上隔紗青
天在巾上如今仰見已無怍獨立金猿絶頂上抛

梁下歲暮長松立堂下邦知不有精靈聚應見根
尋九泉下伏願上梁之後溪梧裹翠岡鳳雝鳴降
仙臺邊復詠搜勝之作猿鶴洞裡不聞蕙帳之空
流水高山先生之風不盡青天白日後人之仰彌
高

桐溪先生文集附録終